

重读 近代史

Chongdu
Jindaishi

著

朱维铮

中西書局

朱维铮

著

重读
近代史

Chongdu
Jindaishi

中
西
書
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读近代史 / 朱维铮著. — 上海: 中西书局,
2017.8

ISBN 978-7-5475-1307-1

I. ①重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近代史
IV. ①K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61504号

重读近代史

朱维铮 著

责任编辑 陈翔燕

封面设计 梁业礼

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中西书局 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(200040)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
印 张 12.5

字 数 260 000
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75-1307-1/K·241

定 价 60.00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。T: 021-61453770

序

有许多年,作为中国史学的从业者,我对“近代史”,只想充当读者。

起因在于被 1958 年席卷全国学界的那场“厚今薄古”浪潮所震慑。当时我仍在大学学习史,突然面对理论权威公开痛斥“厚古薄今”,斥之为封建的资产阶级学者抗拒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伎俩,号召文史哲等学科必须“厚今薄古”。有的左派名流,甚至主张中国史应该倒着学,由今及古,并要贯穿不断革命精神。我想不通历史科学怎能等同于现实政治,但稍表露即被指为“白专”。幸而也因此被分配到中国古代史专门化,得以栖身于被认作间离现实的中世纪史领域。

又历年余,正值知识分子被“脱帽”的瞬间,意外地留校任教,师从陈守实教授学习中国土地关系史,又被周予同教授指定兼任他主编大学文科教材《中国历史文选》的助手。他们都是博古通今的大师。于是我不得不跟着涉足“近代史”。

不过,由“1840 年线”划定的古近历史分野,从开始便显

出不合逻辑。休说清道光朝三十年,没有因为鸦片战败而出现统治连续性的断裂,就看道光帝被迫批准清英江宁条约以后,满清的“祖制”依然在全国范围内维持,虽经咸丰及其遗妾慈禧两度丢失首都,也未导致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改变。难怪近代史家为了解释所谓“变局”的主导因素,来自外国侵略呢、内部革命呢,还是某种“合力”?总在争论不休。尤其是一度甚嚣尘上的“开眼看世界”的说法,无论指实所谓近代“开眼”往外看的第一人是林则徐还是魏源,都属于伪命题。不是说道光帝派林则徐禁鸦片,为了制止“白银外流”吗?不必重述中外经济史早就揭示的事实,即中国是贫银国,却在前实行银主币制已有四百年,那硬通货的来源,就是靠对外贸易导致的“白银内流”。同样,也不必重述满清对外关系史,即如满清列帝都十分重视的钦天监,以制历占星守护皇帝享有的“天命”,那事业不是长期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么?直至道光十五年(1835)最后一名西洋监正退休返欧,道光帝才决定钦天监由通晓西洋历法的汉官担任,能说此前清廷君臣对于域外世界都两眼一抹黑吗?可见,倘说迟至鸦片战争前夜,才有谁“开眼看世界”,只好说昌言者于史无知的程度,已如清末倭仁、徐桐者流。

坦率地说,由于1970年代,我无聊才读书,又不得已充当注释“法家”章太炎著作的伴读,因而发现以前信之不疑的范文澜、胡绳等的近代史名著,都存在逻辑与历史不相符合的悖论。以后重返教席,分工讲授经学史、史学史,被动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全貌,决意求真求实,于是有《走出中世纪》

之作,首次提出自晚明到晚清,中国历史可谓从中世纪转向现代的时空连续进程。没想到这部小书,引起争议,有的近代史名家,以为拙作应正名为“轰出中世纪”。依拙见,元明清三朝相继大一统近七百年,证明中华民族如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,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。直到清道光朝,满洲朝廷已如马克思指出的,成为“陈腐世界的代表”,但在鸦片战争及其后多次对外战争之后,这个腐朽政权,竟在屡败之后依然维持不垮状态达七十年,支撑这个泥足巨人的,主要是聚集于龙旗下面的农村居民。他们占人口多数,除非官逼民反,就拥戴高高在上的真命天子,这奇怪吗?不然,它恰体现同一体制的两极。

晚清的农村,出现过太平军、捻军和义和团,但同样的农村,也是湘军、楚军、淮军乃至清末新军的力量来源。只要千百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样态不变,那么中国社会由大乱而大治,或者呈现相反状态,那循环便难以终结。这是鲁迅描述过的阿Q精神没有消逝的表征吗?我不知道,但知这种精神一旦越出常轨,可能就意味着大一统帝国面临现代性危机。

忝居中国经史的从业者,我首先是教书匠,为教书而编书写书。五十年来,开设的历史课程,数量不少,却没有超出中国的经学史、史学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,或者学术史的范畴。那些年的历史反思,陆续见于拙著《走出中世纪》及增订本,《音调未定的传统》,《求索真文明:晚清学术史论》,《维新旧梦录》,《走出中世纪二集》,以及片语结集《壶里春秋》等,当然还有编校注释的史学经学诸集近百种。如今老矣,时将近年重读近代史的偶见,作

为札记。今将五年来所撰短文集为一编,着重选取与已刊拙著
既相续又稍异诸题,略作分类,但祈读者不吝批评。

朱维铮

2010年7月,农历小暑草,大暑改

目 录

序 / 1

篇之甲 史有疑 / 1

2 / 挨打必因落后?

5 / 质疑“两炮论”

8 / 三问“开眼看世界”

谁先注目地球那一面?

难道中国人只会见银眼开?

岂可说先人闭目塞听?

18 / “被现代化”的逻辑

21 / 清史与近代史

24 / 需要重读近代史

篇之乙 往回看 / 27

28 / 回眸清代“改革”史

31 / “改革”溯源

34 / 重提“奏销案”

38 / “探花不值一文钱”

43 / 内满外汉与重文轻武

48 / 满汉双轨制(一)

52 / 满汉双轨制(二)

56 / 满清的天人互变

61 / 从乾隆回看雍正

66 / “伪孙嘉淦奏稿案”

篇前说明

(一)

(二)

(三)

(四)

(五)

(六)

79 / 毛奇龄死后遭文字狱

《南山集》案吓倒毛奇龄

毛奇龄被乾隆帝“诛心”

光绪诏禁《四书改错》

90 / 清代的正史、野史与笔记

篇之丙 说维新 / 95

- 96 / 清仁宗反腐
- 100 / 看嘉庆“维新”
- 103 / 皇帝的“罪己诏”
- 108 / 清帝怀柔英使
- 112 / 拿破仑批判英国人
- 117 / 清仁宗与拿破仑
- 121 / 满清的捐班
- 124 / “盛清”捐班的体制化
- 129 / 捐班的“花样”
- 133 / 捐班的促销与直销
- 139 / 小说里的买官卖官
- 143 / 清官与捐班
- 147 / 包世臣的《说储》

篇之丁 鸦片史 / 153

- 154 / 鸦片由药品变成毒品
- 158 / 再看鸦片战争
- 161 / 道光帝“可悲”？
- 165 / 林则徐与龚自珍
- 168 / 还要说龚自珍
- 172 / “以毒攻毒”
- 176 / 鸦片战争留下的疑问

篇之戊 神和圣 / 179

180 / 清代的“神道设教”

185 / 在清史上的“今圣”

189 / 武圣怎会压倒文圣？

193 / 纪昀与“神道设教”

197 / “神道设教”的双重效应

201 / 失败的“天国”

205 / 罗孝全与洪秀全

210 / 重看“天京内讧”

215 / 海内天国史掠影

220 / 曾国藩叹“名教奇变”

224 / “华拿二圣”

之一

之二

篇之己 时趋异 / 233

234 / 晚清的权力分裂现象

(一)

(二)

241 / “立储”问题(上)

245 / “立储”问题(下)

250 / 道咸间清帝的“召对”

(一)

(二)

257 / 咸丰朝那十一年

261 / 一个历史悖论

264 / 圆明园之焚

270 / 再说火烧圆明园

274 / 肃顺这个人

278 / 辛酉政变和肃顺

283 / 胜保的沉浮

288 / 由咸丰朝说到底

篇之庚 政难改 / 291

292 / “师夷”呢,还是“制夷”?

295 / 冯桂芬的《校邠庐抗议》

301 / 晚清的军机处

305 / 满清的“儒术”

308 /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难产记

313 / 文祥和总理衙门

318 / 王茂荫与晚清外交观

323 / 晚清总理衙门的名与实

328 / 满清是否“承敝通变”?

篇之辛 记慈禧 / 331

332 / 由咸丰到慈禧

337 / 慈禧垂帘的合法性

342 / 胜保与慈禧

347 / 胜保非死不可

351 / 慈禧破了满清惯例

355 / 女主慈禧

360 / 谁是甲午战败的权首？

368 / 帝国被慈禧终结

僭主的追求

她的“五旬万寿”

《老残游记》解构慈禧

“慈禧逢甲皆不利”？

暴发户的慈禧

慈禧与帝国偕亡

跋 / 381

附录 贯通于周秦、晚清之间：

悼念朱维铮教授 姚大力 / 383

篇之甲

.....

史有疑

挨打必因落后？

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，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 1820 年，中国的总产出（GDP）仍占世界总份额的 32.9%，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（英、法、德、意、奥、比、荷、瑞士、瑞典、挪威、丹麦、芬兰）的产出总和十二个百分点，更遥遥领先于美国（1.8%）、日本（3.0%）。

由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出版的著名经济史家麦迪森（Angus Maddison）的《世界经济千年史》（伍晓鹰等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，页 261，附表 B.20），提出的这组数据，常使我们的中国史读者感到吃惊。

不是吗？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们的各级历史教科书，总在反复地告诉读者，“落后是要挨打的”。所谓挨打，当然是指中国遭受西方列强（其后又加上日本）的武装侵略，开其端的就是 1840 年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。

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，中外学者已有众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说。中世纪中国向来有崇圣拜经的传统。满清诸帝都好自命“今

圣”。雍正、乾隆尤其警惕人们非议时弊，一概斥作“狂吠”。于是百年社会基本稳定，造就的经济繁荣，反而成为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的屏风。二者的巨大反差，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越发剧烈。乾隆生前已出现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莲教造反，他刚死又因满洲权贵内讧而闹出“和珅案”，正是映照“盛世”实相的两面。

所以，倘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“落后”而挨打，不合乎历史实相。第一，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，GDP 仍居世界第一，便是证明。第二，当时中国对外并不封闭。正如经济史家全汉昇等早已指出，中国是贫银国，但由明英宗正统元年（1436）到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，中国实行银主币制已达五百年，那源源不断由日本、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，渠道就在对外贸易。一个反例就是康熙为对付台湾郑氏政权而实行“禁海”，立即导致全国银荒，通货急剧膨胀，而一旦征服台湾，撤消海禁，银贵铜贱现象迅即消失。第三，且不说汉唐，夹在蒙元、满清两大世界性帝国中间的明朝，疆域囿于长城以内，但初期有郑和七下西洋，晚期又有徐光启等南国士绅欢迎利玛窦、艾儒略等入华，彰显中国有识之士世界意识的觉醒，便反证所谓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才有人“开眼看世界”的说法如何违反历史。第四，即使单看逻辑，所谓鸦片战争是因中国“落后”才挨打的说法也不通。英国不是首先觊觎中国的海盗，在他之前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，都不断从海上入侵中国，那都是因为中国“一穷二白”吗？不然，恰好是因为中国比欧洲富。哥伦布相信地圆说，为突破葡萄牙人的限制，以为向西航行便能抵达中国这个“黄金之国”，不想误打误撞“发现新大陆”，就是显例。打个比方，有强盗要劫掠，一家穷得家徒四壁，

另一家却富得流油，他要冒惊涛骇浪越洋抢掠，岂会弃富选穷？

前引麦迪森《世界经济千年史》，对于清英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，未必完善。比如没有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无法打开中国市场，决定强迫印度孟加拉农民种植罂粟，用鸦片走私方式扭转对华贸易逆差，结果造成中国白银外流，却危害了英国乃至西欧的对华商品贸易。这在马克思的《鸦片贸易史》等文中早有深刻揭露，而麦迪森却置之度外。

不过，由麦迪森《世界经济千年史》整合的数据与分析，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，即中国在清中叶仍属全球首富，却在世界竞争格局中，迅速沦为“东亚病夫”，成为欧美乃至后起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。那历史原因，不正在经济繁荣与政治腐败、社会黑暗的落差越来越大的中间吗？

2007年11月20日夜